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五

漢

世宗孝武皇帝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漢武尚文學其中運于經術者首推董仲舒乃以為江都王傳而所擢用者前如趙綰王臧輩之庸碌後如莊助吾邱輩之浮誇所謂葉公之龍而已

12

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畧曰臣觀天人相與有
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誡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
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金之事在彊勉而已
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金之事在彊勉而已
也道者所錄則聞見博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金之事在彊勉而已
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亡之故亂興亡也故聖王已沒而功此皆可使運至而立有教者
弊明文武之功也夫周道衰亡之故亂興亡也故聖王已沒而功此皆可使運至而立有教者
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
民仁壽樂紂行暴則民鄙天之所與之化下下之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
陽者為德陰者為刑主殺動而德生和之謂之陽常居大夏欲行所以生為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在陰
空虛不用之處以此刑主殺動而德生和之謂之陽常居大夏欲行所以生為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在陰
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天任以成德不任刑也今刑廢先王德教之意以生為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在陰
海難矣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而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而風雨時至萬民和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朝廷奸朝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至萬民和以正四方四方
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壹于正而亡朝廷奸朝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至萬民和以正四方四方
地未應而美祥莫不壹于正而亡朝廷奸朝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至萬民和以正四方四方
設庠序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以教化為立而萬民不意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
美也聖王之繼世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而禮故天下莫不意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
之乃可鼓也為政而願治不如退而修德更化則可善治也夫古人之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
網今去福祿而願治不如退而修德更化則可善治也夫古人之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
害日去福祿而願治不如退而修德更化則可善治也夫古人之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
對畧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
馬曾子用所聞設誠于高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陸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
陸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

印七下天武皇帝

也而未云獲者士之意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
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歸也教民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者問以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然則陰陽錯謬氣鬱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至于此也古者任官稱職非謂積日累久也
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其力盡其職非謂積日累久也
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責積久以致官各二心于以求賢賢者不肖混般未得其真也臣愚以為使
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之士可觀大臣之官使也所貴賢者以日為功
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用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曰臣聞天者無所不包而無所不賅聖人法
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而于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曰臣聞天者無所不包而無所不賅聖人法
天而立道亦薄愛而無私春者天之刑者也仁者君之罰也錄此言也夏者天之徵也今之長也德者
君之所以立道亦薄愛而無私春者天之刑者也仁者君之罰也錄此言也夏者天之徵也今之長也德者
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下務明教化以成性非教也化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情非制度也防欲也修此三者
于物而大本舉矣仁者知仁者知天固超然異于羣生故孔子曰善安處之性人為貴明于禮樂知禮樂則
謂之君子也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賡致明也微致顯言微者大慎言微者大慎言微者大慎
塞之行發于身又不可掩也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賡致明也微致顯言微者大慎言微者大慎
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人不知言行治之積惡在大者君之故聖人莫不以賡致明也微致顯言微者大慎言微者大慎
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揀濫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失也今三王
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失也今三王
漢繼先三聖相受而守周之七緯故用之夏之政也錄是觀之繼治世者其理與夫天亦共是天下其以古
今壹何不相達之遠也意者有失于古者之道與有所說于天者之理與夫天亦共是天下其以古
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于古者之道與有所說于天者之理與夫天亦共是天下其以古
亦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安載高而位家溫而利罰之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儀于相魯日其
月賸寢以大府尚不避死而茹禁溫而利罰之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儀于相魯日其
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是故下高其行而拔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豈可以居賢人之位
人為底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嘗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居君子之位者大夫
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者大夫
異道人之行則舍公儀休之指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一統法數變下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知所從矣對既畢上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
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上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

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十請誦蓋三年不窺國

其精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王非易王相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

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河如中子寸

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

詐力而後仁誼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薛川亦治春秋而希世用

事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于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言于上使仲舒相之

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

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帝即位始崇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

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封魏其侯魏其故城在為丞相田蚡長陵人王太后同母弟為太尉趙

綰代人為御史大夫王臧蘭陵人為郎中令迎申公魯人為大中大夫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謂升薦之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

注見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故楚王戊胥靡申公中公愧之歸上使使者奉安車

蒲輪取其安也東帛加璧下設束帛上加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

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

邸漢制郡國皆立邸于京師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安之月

淮南王安好書善為文辭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至是入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

却此漢武皇帝

甚尊重之每宴見談

晉書暮然後罷

安雅善

田蚡其入朝蚡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

者安大喜厚

達蚡實賂

高帝孫行

仁義天下莫不聞官車一日安駕非王尚誰立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石衛石之別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母奏事東宮

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曰東宮應劭曰禮婦人不預政事時帝已躬省萬幾太后

又非五經故綰欲母奏事太后

太后大怒求得綰臧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及諸所

欲興者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

河內溫人少侍高祖其姊為美人因徙長安中戚里

及四子官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

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

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孝謹聞乎郡國及是綰

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

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之慶為太僕御出上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

高祖功臣栢至侯許昌孫嗣侯為太常

為丞相

以衛青為大中大夫

初土之為太子館陶太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后驕妬擅寵而無

子寵寢哀上嘗過平陽公主

帝姊王太后出降平陽侯曹壽

悅謳者衛子夫其出微母曰衛媼平陽侯家僮主因奉子夫送入

宮日尊寵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焉子夫同母弟青

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冒姓縣吏給事侯家私與衛媼通生青

衛氏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以子夫故執因青欲殺之青上召為建章宮名在上林苑中監侍中已而

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癸卯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時議多寃鼂錯之策務推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諸王來朝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溢平原注見前大饑人相食顏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饑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閩越發兵圍東甌初吳王濞太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東甌使人告急上問田蚡對曰越人相

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莊以謚為民助吳人以賢良對策擢中大夫曰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

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以法距

虎符驗也助乃斬一司馬喻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

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三輔黃圖苑周袤三百里

知北平代通監界漢官七十所漢武皇帝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知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吾邱壽

王吾音虞晉有虞邱氏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東方朔風俗通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枚舉枚氏字子執趙人周官街

枚氏字子執趙人陰終軍終氏顯項裔陸終之後以名為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辨論中外莊助

等外謂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舉不根持論好詆諧上以俳

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為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

諸殿門期門之以夜漏下十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

衣十二所晝休更衣然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嘗從南山下馳驚木稼地郭杜令欲執

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異上狀貌止其窮不聽于是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

姬飲酒酒醉而縛之少年乃散去相谷在陝州靈寶縣西南之區今規以為苑絕陂池

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陸海謂陸產富饒有同于海之區今規以為苑絕陂池

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虛讀作

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固之騎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充無

隄之與劉敞曰不足之不當作亦隄猶防也言其不可三也帝乃拜朔大中大夫給事中以加官

事榮然遂起上林苑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

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燕人等將兵擊之越人殺郢降兵還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舉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大行王恢出豫章

漢郡治南昌今南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俱為將軍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畧曰越方外之

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不受正朔非強不能伏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

王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繳幸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

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汙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

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殺郢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安

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音搖君丑為越繇王餘善既殺郢威行于國繇王

不能制上聞之以餘善不足復興師立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

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

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遂與安相結而還

以汲黯字長孺潁陽人胡三省曰黯之先世為衛大夫蓋食采于汲遂以為氏為主爵都尉

初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使河

內漢郡治懷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

南漢郡注貧民傷水旱見前勸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

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遷為東海漢郡治郡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是太守黠好清靜擇丞史漢制郡守屬有任丞有諸曹掾史

之責大指不苛小卧閣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

云云黠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

戇也羣臣或數黠黠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

愛身奈辱朝廷何黠多病賜告休假曰告賜告天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為請上曰汲黯何如

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謂志操深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責

育孟賁夏育皆衛力士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黠近之矣黠以嚴見憚大將軍丞相燕

也上嘗坐武帳黠前奏事上不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對策之言也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休父封于程其後以邑為氏為將軍將兵屯北邊

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孟康曰

鍾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曰刁斗鍾音謹溫器有柄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斥度候望也未嘗遇害

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

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戊申二年冬十月始親祠竈五祀夏所祭其神祝融遣方士求神仙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舍人匿其年及所生長

士卒樂李廣之寬而苦程不識之嚴蓋以李之將畧本優于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入耳若論行軍之常經則紀律森嚴自當以程為正

王恢不主和親之議請擊匈奴論者或以妄動啟釁罪之非也觀其所言原不敢發兵深入不過欲誘致單于俛倖成功先已氣餒而計左矣卒之畏懦不前損威辱國果斷如武帝惜不能明正其罪而誅之聞而自赦猶漏網耳

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生中有老人九十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年陳于栢廩已而索其刻果然于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謂鬼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于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琅邪人秦時賣藥海食臣東大如瓜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才計反藥之分刺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時又有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天帝之別名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五帝太微垣五帝座也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邊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至是鴈門馬邑豪聶翁壹聶注見前翁者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

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恢曰陛下之威海內為一而匈奴侵盜不已

臣聞高皇帝常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聖人以天下為度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皇帝所以不報平城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死傷中國糧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

從行則迫脅衛行則中絕然則糧之徐則後利而致之邊吾選集騎隨伏而處審遲險阻不然臣言擊之者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弗擊便恢曰不然臣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

萬匿馬邑傍谷中使聶翁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取單于

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漢縣故城在山西朔平府左雲縣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

得鴈門尉史漢近塞郡皆置尉二人欲殺之尉史具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我國疑之乃引

兵還單于曰吾得尉史天也以為天王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始王恢主別從代擊虜輜重及聞單于還

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田蚡蚡言于太后曰王恢首為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恢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恢遂自殺自是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三年春河徙頓邱漢縣本春秋注見前夏決濮陽漢東郡治注見前黃河自

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乃為貢錕指河水徙從頓邱東南入勃海

流入勃海高貢錕指頓邱西北至是改流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陽武奪深川之

海者也畔觀今山東觀城縣東陽武今山夏復決濮陽指深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

東朝城縣畔觀今山東觀城縣東陽武今山夏復決濮陽指深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

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于注鉅野即古大野澤注見前通淮泗淮之始汎郡十六天子使汲

黯鄭當時字莊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東漢縣故城在今山居河北河決而

南則鄒無水災邑多收因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為然于

是久不塞高貢錕指河既決鉅子東南通淮泗

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春三月田蚡卒

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故燕相灌夫

字仲孺穎陰人父張孟為穎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為人剛直使酒諸有執在己之右

者必陵之故與田蚡有隙蚡奏夫家在穎川橫甚夫宗族賓客為姦利穎川兒歌之請治之上

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受淮南王金與語言前事具賓客居間遂解未幾蚡取燕王女

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嬰彊夫與俱往夫因行酒罵坐夫行酒至蚡蚡不肯滿觴夫

程不識耳語夫乃罵曰生平鄙程不識不直一蚡大怒令騎縛夫繫居室少府遂其前事竟

也竟前所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夫既繫不得言蚡陰事嬰乃上書論救得奏夫事

見上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以為然令東朝太后廷辯之嬰與蚡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

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公今日廷論局

趣效棘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吾在也而人皆藉也猶臨吾弟

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景帝時嬰嘗受遺詔

論上及是事急使昆弟子上書言之書奏案尚書大行遂于十二月晦論殺之張晏曰著日月

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瞻嬰蚡事上本不直蚡

曰此田蚡之意也蚡之曰親其侯與灌夫共守答欲殺之竟死嬰蚡事上本不直蚡

特以太后故後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以薛澤高祖功臣薛歐之為丞相

地震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國卒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

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皆古文先秦猶言舊書王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募以千

魯淹中王收集餘禮記之越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王好之其學舉六藝謂六

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

雅明堂靈臺也胡三省曰對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

太樂官屬太存肄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正月王歸國薨中尉以聞大行令奏

紀元

諡曰獻

通南夷置犍為郡

初治犍今貴州遵義府遵義縣是後徙治犍道今四川叙州府宜賓縣是

通西夷置一都尉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

漢縣今曰鄱陽屬江西饒州府

令唐蒙風喻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

枸一作蒟音矩草類

緣木而生子如桑椹熟

時正青以宴藏而食之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

一作牂牁江之盤江逕廣西南寧府為左江至潯州

府合右江即黔江亦導源貴州

入廣東境為西江下番禺入海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

醬多持竊出市夜郎

今貴州以西南龍諸府地古為夜郎國漢置

夜郎臨牂牁江

牂牁船牁也楚莊踰伐

以江有楫船柯處乃改名曰牂牁

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從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

意此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筰關

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古筰都國其

意此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筰關

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古筰都國其

以為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

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

川茂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上乃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

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闕益斥也言廣西至沫

即青衣水出雅州府天全州

若水

即瀘水

為徼通零閩道

零一作靈漢書地理志靈閩道

橋孫水

水經注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

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悅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

朔以詠詩漢武即其首
稱亦不過從容談笑避世
金馬門耳乃能盡言直諫
侃侃不阿非莊助輩所及
安得以滑稽少之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竇太主即館陶長公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
嘗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稱為主翁而不名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謂闕雞鞠
角狗馬上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謂以戟置地而前曰董偃有斬
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
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道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
一曰短狐亦曰射工南方淫氣所生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
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馬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置酒北宮在北宮引偃從東司馬
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詔大中大夫張湯杜陵人中大夫趙禹葦人定律令

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于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于是始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螟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音嗣令各縣依次令與計偕計者上計

俱也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菑川公孫弘對策署百臣開亮正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

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

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辱臣遠罰當罪則奸邪止實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臣又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太常奏第居下上特擢

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宜署門也立馬于魯班門故更名金馬門時齊人韓固年九十餘

亦以賢良徵謂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車

春穿渭渠亦曰漕渠在西安府城南水經注漢漕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詔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寇上谷注見前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却之

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及公孫賀公孫敖皆義渠人李廣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匈奴所得置兩馬

間絡而盛卧廣佯死晚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

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惟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材

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故每出輒有功

癸丑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墜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

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

免奏可

子據生即太子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帝未有子是年衛夫人始生子據遂立為后帝得皇子甚喜為立祥使東方朔枚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漢郡治平剛故城在今熱河八溝界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初廣屏居藍田南山晝夜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李廣所為盡官守之職者其論甚正不

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廣拜右北平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弗罪也廣猿臂善射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君降置蒼海郡

十八萬詣遼東

內屬詔以其地置蒼海郡人徙

以主父偃趙武靈王自號主父嚴安徐樂為郎中

主父偃臨淄人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

奴其畧曰昔秦吞戰國
輓粟起于負海轉輸北
河男子不休使蒙恬將
兵北伐辟地千里天下
飛芻

幕百姓靡敵天下始叛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時匡司

郡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署言命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臣願為制度以防其淫又今徇南夷朝

人臣之利非天
無終徐樂亦上書
言天下之患在不
在瓦解何謂土崩
秦之末世是也

者閭東穀不登重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勤易勤者土崩之歎也

上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可相見之免也皆拜為郎中三人惟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為中大夫

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

二年春王正月名普矣王尋个國心付二名力則矣

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

主父偃建議分國與賈誼
衆建諸侯之意同然叔世
風漓閭爭兼併覺且益滋
耳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疆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

却比孫弋通監耳

卷八十五

漢武皇帝